

河北滦平驻村手记——

这里的农事正火热

长山峪镇安子岭村发展特色养殖

“养‘合同鸡’，心里踏实”

本报记者 康朴

连下了几天雨，好容易放晴。吃过早饭，从房东家出来，我朝西北走去。

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长山峪镇，一条蜿蜒平整的柏油路伸进安子岭村的山沟里，几排灰色大棚就坐落在公路边，村里的养鸡大棚多聚集在此。

“今儿个来这么早哇！”养鸡大户郝木云热情地招呼。“这不听说您技术员要来，晚了怕赶不上学技术喽！”我说。

“还没到呢，你先进来，看看小鸡有啥变化！”郝木云走到智能化中控台前熟练操作：“在这可以分区调节鸡棚温度、湿度、风量、光照，还能自动下料，有了智能化设备，养鸡轻省多了。”

中控屏幕上，最佳室温26.7℃，平均室温27.3℃，一区27.2℃，二区温度26.8℃，三区温度27.9℃……关键数据一览无遗。

走进鸡棚，6列3层鸡笼整齐排布。“日龄大了，吃得快，一天得添两回料。”郝木云打开自动喂料车，车子缓缓前行，饲料均匀地落在食槽中，毛茸茸的小鸡迅即探出脑袋不住地啄食。

只20多分钟，2万多羽肉鸡的饲料就投完了。“以前投料、添水、除粪、控温都得自己动手，一天下来，累得直不起腰。到了晚上也睡不踏实，一夜定好几个闹钟。现在添了一整套自动化设备，饲料塔、自动喂料车、湿帘、自动传粪带咱啥也有，方便多了。”郝木云说。

郝木云和丈夫从2009年开始养鸡。过去，两口子几乎24小时泡在鸡棚，一天下来，走得脚底板疼，到了晚上也睡不了整觉。冬天，每过2小时还要给锅炉添一次煤，更是累得人直不起腰。

郝木云从来不敢大意：“付出多少，就收获多少。”经过数年积累，郝木云翻盖了鸡棚，彩钢瓦换成了如今的钢结构大棚，养殖方式也由地养改为三层笼养，肉鸡住进“楼房”，养殖规模翻了两番还多。

得益于自动化设备的帮助，2.6万多羽肉鸡的大棚里闻不到多少异味。“传粪带每天要运两次，及时清理，再收集起来发酵变成有机肥，不污染环境，还能产生经济效益。”郝木云说。

说话间，华都食品有限公司畜牧技术员秦忠驱车赶到。

“秦经理，有记者来跟你学习呢！”看见熟悉的身影，郝木云喊。

“听郝大姐说，您指导得很好。”我诚心诚意地说。

像郝木云这样的养鸡户，安子岭村还有易少铃、王春生、张凤萍、周自松、王少禄、于硕等几户。他们的肉鸡存栏量都在两三万羽。秦忠每周都要来一趟，上门提供生物安全、卫生防疫、养殖技术等方面

的指导。

“他们效益好，我也有奖金。村里几个养殖大户里，郝木云家规模不是最大，但效益最好。”秦忠说，“每出一茬鸡，我们都统计欧益指数，她经常排第一。”

“啥是欧益指数？”我疑惑。

“就是几个数据的综合，成活率、体重、料肉比，还有……对了，还有日龄。”郝木云抢答。

秦忠笑了，“知道为啥人家养得好了吧！”

再过两周，这些肉鸡就出栏了。对养鸡，郝木云心里有本账：一年可出栏4到6茬，刨去饲料、鸡苗、电费、运费等各种成本，收益能有10多万元。

秦忠走到数字化操作台前：“通风量有点大，给你调低点。控制好温度湿度，及时清理粪便和残存饲料，防止细菌滋生。”

“你放心，都严格按照要求来的！”

“别看现在养得好，赚了钱。”秦忠打趣：“刚开始你心里不也没底？”

被“揭了底”，郝木云脸腾地红了：“心里没底的可不止我们一家！”

郝木云说的“没底”，总结起来就是“三怕”：怕自己没技术没经验，养不好；怕没稳定销售渠道；怕价格浮动过大，辛苦一年不赚反赔。

安子岭村曾经面临的状况在滦平很普遍。这里地处燕山山脉，山多地少，一度缺乏特色产业支撑，经济基础薄弱。

怎么办？做强特色产业。滦平县花大力气引进龙头企业，带动农户科学化、规模化、标准化养殖，并发展起包括饲料、运输、屠宰、深加工等在内的整条产业链。

华都食品有限公司跟农户签合同养鸡，从育雏到保价收购，一条龙合作。温湿、饲料、防疫……鸡怎么养，公司有统一标准，养殖户用着放心。每周技术员还来鸡棚指导。

“村干部带头养了一年就挣钱了，我们也下决心干起来，很快就回了本。”郝木云说，“养‘合同鸡’，心里踏实。”

临近中午，一辆大卡车开进郝木云家院子。这是一辆散装饲料运输车，10米来长。

“来得正好，料快吃完了！”郝木云顺着爬梯爬上饲料塔顶部，打开仓门。司机叶士林跳下车，扯出电线，接通电源，拿出遥控。8米多长的绞龙上升、左转，等出口对齐料仓入口，叶士林打开饲料车闸门，绞龙里便传来哗啦啦的声响——饲料开始送入料仓。

“你瞅咱这车，一只手就能操作，密封性也高，减了少饲料和外界接触，养殖户用着放心。”叶士林还有两台这样的饲料车，雇人开。

不一会，绞龙里变成了呜呜的声响——卸料完毕。叶士林说：“这回卸了两仓，10吨。”

“还是35块钱一吨吧？手机上给你转过去。”郝木云不无得意地说，“可别小看养殖户，我们的成本就是人家的收入。生产、运输饲料的，分笼的，逮鸡的，运鸡的，检疫的，屠宰的……一条产业链，连着千家万户，我们也养活着别人呢！”

据了解，滦平全县有33万人，大约1/10直接或间接靠肉鸡这条产业链吃饭，其中有3000多户农户从事肉鸡养殖，平均每户年收益达10万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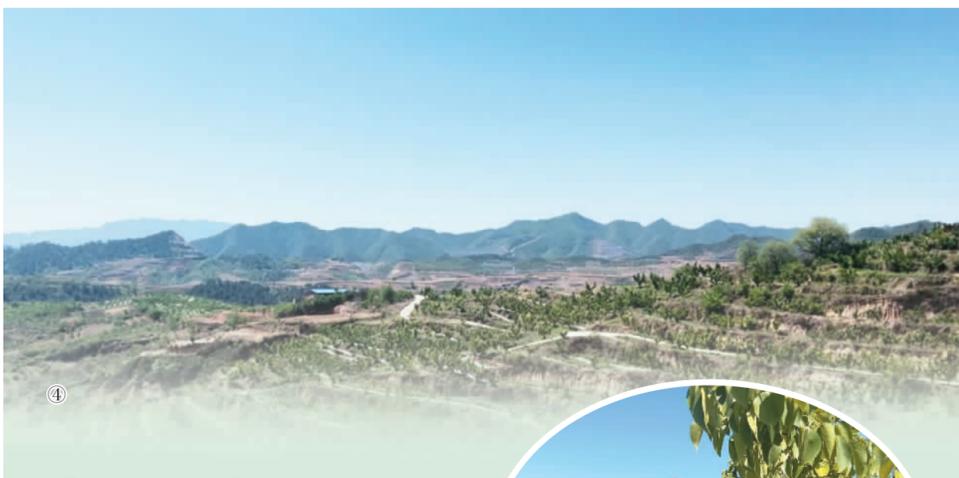
在我蹲点的安子岭村，除了几个养殖大户，还有几名村民在华都屠宰场上班，另有一名村民是该公司的班车司机，每天负责接送村民到县城上下班。

目前，安子岭村的几个养殖大户加起来，一年能出栏肉鸡65万只。此外还有规模化牛场2个，猪场3个，养殖已成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来源。

郝木云原本生活困难，近年靠养鸡脱了贫，还供出个大学生。劳作虽辛苦，她眼中总是生活的美好。看到公路旁梨花盛开，郝木云在朋友圈写道：“春暖花又开，梨花似雪白。花开正浓时，妖娆又多彩。”雨后天晴，她又感叹：“这天蓝得真可爱！”

本报记者 康朴

图①：郝木云的养殖大棚里，小鸡正在啄食。
图②：饲料运输车正向养殖户的料仓输送饲料。
图③：安子岭村的养殖大棚。



④



⑥



⑤



⑦

图④：红旗镇南白旗村千亩梨园风光。

图⑤：杨士红为梨树疏花疏果。

图⑥：刘占坤向记者介绍草莓苗长势。

本报记者 朱金宜

图⑦：记者（右）在西瓜大棚里学习为瓜蔓整枝。

程静静摄

红旗镇发展规模种植产业——

“把地种好，土就能生金！”

本报记者 朱金宜

从河北省滦平县城出发，一路穿山过隧，快到红旗镇的时候，路面上的大货车渐渐多了起来。

“这么多年，拉的都是啥货？”我抛出了此次前来驻村学习的第一个问题。“十有八九是铁粉粉。”红旗镇党委书记金成笑着说，“我们红旗（镇）是宝地，山上有钒钛铁矿，‘挖土’就能生金！”

正说着，车子一拐，下了高速，进了桥头村的地界。我来时已是农历四月，村口一片紧挨高速公路的农田绿意盈盈。或许是看出我对这片作物的茫然与好奇，金书记开口介绍：“这片地种的都是土豆。”我脑筋一转：“您说‘挖土’能生金，那挖土豆能？”金书记又笑了：“这你可得去问老范。”

老范名叫范云红，今年59岁，是当地有名的种植大户。“过去老范在这片地里种过麒麟西瓜，可甜了，连大沟村的人都来找他买瓜。”桥头村村支书冀海洋介绍，老范是隆化县人，前些年租了村里100多亩地，把规模种植搞得有声有色。

为了保持土地菌群生态平衡，提高复种率和收益，老范今年在桥头村的地里改种马铃薯，将西瓜大棚转移到了河东村。大棚占地200多亩，老范就近搭起板房，吃住都在这里。

一听说我和驻村同事是从北京过来的，老范说：“我原来在顺义搞了12年的水果批发，还在昌平种过蔬菜呢。”

“那为啥从北京回河北种地呢？”我问。

“一来北京的地租贵，二来我年纪大了，总想着落叶归根，滦平离家又近，守着地，心里踏实，还能带动村民一起致富。”老范告诉我们，2016年，他返乡务农，在隆化县和滦平县红旗镇租用农户流转的土地，开始探索规模种植。

凭借着在北京积累的市场经验，老范选中了麒麟西瓜。“一开始我看看这瓜个头不大，怕不受欢迎，后来发现好吃又能卖上价。”老范说，种瓜全过程都离不开人，从铺设地膜到除草打秧，多的时候每天能有四五十人忙活。“在隆化老家，我一个人就带动了60多个贫困户增收。”老范的脸上满是激情与自豪。

我们一边聊着，一边跟随老范走进瓜棚。临近中午11点半，大棚里暑气正盛，几位大姐正忙着为西瓜整枝，去除多余的侧蔓。

“快晌午了，别干了，我请你们吃饭吧。”老范对大姐们说。

“那可不行，必须弄完，我们心里都计划着呢。”一位大姐抬头答话，看到了我和驻村同事，怔了怔。

“那我给你们带来俩帮手，一起干！”老范把我们往前送。

“真是来干活的吗？”

迎着大姐狐疑的目光，我小心走到她身旁，生怕踩坏了瓜秧。“确实是头一回干，您快教教我怎么‘打杈’（方言：整枝的意思）。”我心想，幸好刚跟老范学了这句“瓜棚黑话”。

大姐姓杨，是红旗镇南白旗村的村民。“这儿离我家不远，闲了来帮帮忙，一天能赚两三百元。”杨大姐一边教我，一边算起今天的“工作账”：一根藤供一个瓜，一座大棚要理出300多个瓜的藤蔓，两人合作，一小时就能理完一棚……

从生涩到熟练，我手上的动作也快了。“对，‘杈’就得这样‘打’。”杨大姐说，“别看我们这儿好多人去矿上打工了，但地可没荒下，我们村里还有个果园子呢，1000多亩地。”

杨大姐所说的果园的主人也姓杨。“好几年了，都不像今年似的，结了这么多果！”在南白旗村西沟自然村的一片坡岭上，果园主人杨士红正在为一棵梨树疏花疏果，“咱们的梨不论斤卖论个儿卖，品质好着呢。”

“咱家的梨有啥特别之处？”

“这梨名叫‘福见喜’，我给你看看照片。”杨士红掏出手机，向我展示成熟后的梨。出乎意料的是，这梨不黄不绿，而是粉红色的。“40片叶子为1颗梨供应养分，才能长成这样。”杨士红说。

据红旗镇副镇长于洋介绍，这片山地上曾有一座老梨园，但种植的品种较杂，挂果率也不高。2016年，杨士红和朋友一起成立合作社，接手老梨园，并租赁210多户同村乡亲的土地，通过高接换优、补植补造等方式，建起这座拥有3万余株果树的新梨园。

过去，杨士红从事建筑行业，干一个项目就能结一次款。“种果树可不一样，树种下去，三四年才能挂果。”他告诉我，从平整土地到寻找优质品种，从供水供电到施肥打药，从补苗除草到套袋采摘，自己在园子里一干就是8年。起初一起创业的朋友相继退出，只剩他仍在坚持。“投入多了，有感情了，我舍不得这片园子。”

去年，在滦平县产业扶持政策的支持下，杨士红逐步在果园里探索“果+药”“果+蜂”等林下经济发展模式，利用果树下方的空地，套种中药苍术450亩，养殖蜜蜂30余箱。

“有了蜜蜂授粉，果品质量和产量都能提升，还能再多一份卖蜂蜜的收入。”杨士红说，为鼓励发展林下经济，县里还为每亩地提供1000元/年的补贴，指导果农铺设滴灌设备、覆盖地膜，组织果农前往河北安国、乐亭等地学习中药材种植技术。

今年，在梨树林对面的山坡上，杨士红还尝试利用山杏的枝干嫁接培育西梅，拓展果园的品类。粗壮的杏树枝干上，细长的西梅枝条正在吸取养分。“这里开出一朵花！”我惊喜地发现白瓣黄蕊的西梅花绽放枝头，杨士红凑近一看，也露出笑容：“我天天在园子里，都还没注意到。开花了就好，开花了就好！”

据了解，通过果树种植、林下经济等方式，杨士红的果园已经带动周边农民120多人就业，其中21人固定务工，人均每月增收2500元以上。

近年来，红旗镇引导和鼓励种植大户、专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，以租赁方式发展规模种植农业，有序流转土地3500余亩，种植娃娃菜、土豆等蔬菜，高粱、玉米等粮食作物，草莓、西瓜等水果，带动临时务工1800余人次，人均增收1500元，推动农业向集约化经营转变。

“去年娃娃菜一出菜地就被抢收，收购价9毛钱一棵，一亩地有8000棵，一季菜就能赚不少钱！”在红旗镇红旗村，种植大户刘占坤因看好当地无霜期长、昼夜温差大等气候优势，种植了600多亩娃娃菜，收入喜人。

今年，刘占坤用100亩地培育草莓苗，到了秋天，这些草莓苗将被移栽到山东等地的大棚，成长为冬季草莓，为老百姓的“新年水果盘”添上喜庆的红色。

“这两年越干越觉得乡村是发展的热土。”望着地头已经“翻过肚皮”、向阳生长的草莓苗，刘占坤感慨道：“只要肯下功夫，把地种好，土就能生金！”



①



②



③